



乡村医生

〔苏联〕穆斯米尔诺娃编剧
田 铁 青 改 写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工247.7

10223
57/3
(3)

406

鄉 村 医 生

〔苏联〕雅斯米尔诺娃编剧

孟广钧 刘 迟翻译 田敬甫改写

光 钧 宋 舞插图

內容提要

這是根據蘇聯同名電影改編的故事。內容寫：一個剛從醫科大學畢業的女學生，為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，主動要求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——偏僻的鄉村去擔任人民保健工作。開始時，由於醫院設備不足的限制和她本身缺乏工作經驗，曾遭遇到不少困難，但她並不灰心。她的堅定的意志和對病人的認真負責的服務態度，感動了老院長和全體護理人員，並且逐步取得了群眾的信任與愛戴，在他們的幫助和支持下，克服了困難，發展了保健工作。她為廣大医务工作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。

鄉 村 医 生

〔蘇聯〕維斯米爾諾娃編劇

孟廣鈞 劉 迟翻譯 田敏青改寫

尤 約 宋 雜插圖

本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

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本

開本：787×1092 聲 1/32 印張：1 14/16 字數：45,000

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0,000

統一書號：丁10077·508

定價（5）0.14元

主要人物介紹

柯莎葛娃·丹娘·尼柯萊芙娜——一个充满热情、富有毅力的青年女医生。(简称:柯莎葛娃)

阿尔先也夫——老院长。一个性格倔强,但深得群众爱戴的功勋医生。

關白洛夫——区委書記。

波斯洛夫——農学專家,柯莎葛娃的爱人。

巴拉少夫——農庄主席。

乔木金——青年医生。不安于農村医务工作,一心想去大都市工作。

庫里克——区衛生科長。

苏菲亞——女衛生員兼饲养員。

目 次

主要人物介紹	
一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.....	1
二 第一天的工作.....	6
三 取得了信任.....	14
四 应當參加到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去.....	18
五 “這回我完全放心了！”	21
六 “你扮演不了那样出色的角色！”	25
七 一切理想都能實現的時代.....	30
八 好消息.....	36
九 拿出勇氣來改正錯誤吧.....	40
一〇 “原來是向你家姑娘下聘啊！”	44
一一 救活一條性命是最大的幸福	50
一二 莫斯科來去.....	52

一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

火車平穩地飛馳着。

柯莎葛娃拉开深紫色天鵝絨的窗簾，一股炫目的陽光射進車廂，照得乳白色油漆的單間臥車分外光亮。她側過頭，略微閉了一下眼睛，然后再向窗外望去：大地被冰雪覆蓋着，宛如一片銀色的海洋。在這一望無際的銀色海洋里，依稀還能辨認出村鎮和農莊的輪廓。

“看，這裡再也不是荒涼的碱鄉了，它正一天天地改變着昔日的面貌。即使是祖國最偏僻的角落，也展开了轟轟烈烈的建設。不是嗎，本班畢業的同學們，十分之七八都是走向祖國最需要的地方法去的。”柯莎葛娃想到這裡，情不自禁地低聲哼起祖國進行曲來：

我們的祖國多么遼闊廣大，
它有無數田野……

突然，汽笛“嗚——嗚——”响了几声，車廂的走廊里開始有人走動，他們準備下車了。柯莎葛娃看了看手表，从容地收拾起小桌上的東西，然后一手提着手提包，一手提着裝滿了書籍的皮箱，從單間臥室走出來。

“就下車？我帮你拿吧！”一位同車的旅客看到柯莎葛娃的皮箱很沉重，連忙伸手接了過去。

柯莎葛娃微笑着點點頭，說了一聲“謝謝”，就隨着那位旅客

向車廂門口走去。

草原站是個偏僻的小站，早先在這裡是不停車的。在這個小站下車的旅客，除了柯莎葛娃以外，還有一位蓄着小胡鬚的中年人，溫泉村農



庄主席巴拉少夫。巴拉少夫下了車，看到站在月台上呆呆出神的柯莎葛娃，心里不由得嘀咕着：这个年青姑娘是誰？是到這裡來工作的吧？也許，她是个医生？腦子里轉着念头，兩眼就不住地打量着柯莎葛娃。柯莎葛娃一抬头，看到有人注意自己，就走前一步，向巴拉少夫笑着点点头，問道：

“區衛生科离这里很远嗎？”

“不远，我送你去。你是个医生吧？真好！”巴拉少夫听了柯莎葛娃的問話，更肯定了自己的猜測。

柯莎葛娃正要回答，農庄的青年馬車夫費加已經駕了車趕過來迎接巴拉少夫。巴拉少夫叫費加把柯莎葛娃的皮箱搬上車子。柯莎葛娃見巴拉少夫这样热心，便不再推辭，和他一同上車向區衛生科駐地趕去。

車子在一座新建的三層樓房前面停下了，柯莎葛娃跳下車子，謝過農庄主席，提着东西走進了这座樓房的大門。

區衛生科的女秘書正和一位姑娘在低声談話，看見柯莎葛

娃進來，連忙站起向她招呼。柯莎葛娃說明自己是省衛生處派來的，要見衛生科長。女秘書請柯莎葛娃休息一下，因為科長正在同另外的人談話。

“同志，您找科長嗎？”

“是的。”柯莎葛娃見一位中年人走過來問她，便連忙站起來回答。

“科長正和喬木金在談話，一下子談不完的。您先進去好了。”中年人和藹地說，同時帶領柯莎葛娃向科長室走去。到了門口，中年人向里面指了指，示意柯莎葛娃進去，他自己就轉身走了。

屋子里傳出談話聲，柯莎葛娃略一遲疑，便推門走了進去。

“你好，姑娘。請問有什么事情？”坐在寫字台后面轉椅上的胖子，抬起头來問。

柯莎葛娃先自報了姓名，接着又說明自己是省衛生處派來的醫生。

“哦！來的正好，正是時候。我自己來介紹一下，我叫庫里克。”他伸手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鏡，站起來興奮地和柯莎葛娃握手。

柯莎葛娃很有禮貌地回答着衛生科長的問話。庫里克一面招呼柯莎葛娃坐下，一面告訴她，已經決定派她到溫泉村醫院去工作，並且說那里的老院長是個功勳醫生。柯莎葛娃听了，非常滿意。

“喬木金同志在那兒工作過，”衛生科長指着坐在辦公桌旁的青年說，“他老是不滿意，沒有一個醫院能合他的心意。他对生活也不感興趣……我說的對嗎？”末了的一句是轉向喬木金說的。

“我並沒有說那個醫院不好。”喬木金來不及的分辯。

庫里克并不理会乔木金的話，他又轉過臉去跟柯莎葛娃談起那位老院長來，並說老院長一定会帮助柯莎葛娃的。乔木金在旁聳着肩头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不时冷言冷語地說老院長的坏話。

柯莎葛娃茫然地看着庫里克和乔木金，心里不安地揣測着老院長的为人。

“阿尔先也夫院長是……”庫里克向柯莎葛娃解釋着。

“一个好人。”乔木金不等庫里克說完，搶着接了下去，但是臉上的神情恰恰和他的話語相反。

“当然是一个好人。”庫里克瞪了乔木金一眼，轉身对柯莎葛娃說，“他非常热情。”

“是的……只是恐怕有点固执吧！”乔木金还是冷冷地插着嘴。

庫里克不再睬他，轉問柯莎葛娃行政介紹信帶來了沒有。柯莎葛娃点点头，把介紹信遞了过去。庫里克接着，就把女秘書叫來，讓她馬上給柯莎葛娃办好手續。

柯莎葛娃乘着區委會的汽車直向溫泉村駛去。同車的有區委書記闊白洛夫、農學家波斯洛夫和區衛生科的一位醫生斯柯沃尔佐夫。

“今后你就在我們區工作啦，好極了！我們正需要人。”區委書記熱誠地向柯莎葛娃說。

“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這個工作！”柯莎葛娃微微皺着眉头。

“怎么啦，有人吓唬你了嗎？”區委書記覺得有點奇怪。

柯莎葛娃沒有立刻回答。

“那不会有別人，一定是乔木金說了什么。”區衛生科的那个醫生接口說。

“啊，乔木金哪！”區委書記“啊”了一声，波斯洛夫和醫生都

笑了起來。

關白洛夫接着向柯莎葛娃解釋，喬木金的話是胡扯，並且鼓勵柯莎葛娃只要努力，就能把工作做好的。

“是嗎！”柯莎葛娃隨口答應着，兩眼望着車窗外面，“你們這裏的雪可真不少啊！”

“雪嗎？恰恰相反，太少啦！要是來這麼三倍，就正好啦。”波斯洛夫笑着接口說。

“一聽就知道你是農學家，總是嫌雪太少。”柯莎葛娃也笑了。

“我可不說假話，將來你需要雪會比我更迫切。你來嘗嘗沒水的滋味吧！你還不知道這兒的水土情況哪。”農學家收起笑容，神情嚴肅地說。

“干嗎吓唬她。你們是怎麼回事啊，總是吓唬人。”區委書記用手拍了一下農學家的肩膀。

“水土不服我不在乎，就怕阿爾先也夫院長。”柯莎葛娃率直地說出了自己的顧慮。

“阿爾先也夫同志嗎……”斯柯沃爾佐夫正想給柯莎葛娃解釋一下，區委書記已搶着接了下去，

“不要緊，不要緊。你到我們區來工作，不會讓你受委屈的。”

汽車一直駛到醫院門前。區委書記陪着柯莎葛娃向醫院走去。只見門前停着一部雪車，老院長正預備出診。

“阿爾先也夫同志，我又給你送來了一位新醫生。”區委書記一面跟老院長握手問好，一面把柯莎葛娃介紹給他。

“你好，阿爾先也夫同志。我是醫生，省衛生處派到這兒來的，請你多多關照和指教。”柯莎葛娃走到老院長面前，恭敬地說。

“好極了，歡迎，歡迎。等你好久啦，好久好久啦……對不起，我不知你貴姓，叫什麼名字？”

柯莎葛娃介紹了自己的姓名。區委書記見老院長和柯莎葛

娃談得很好，便告辭先走了。

“你的住處已經準備好啦。”他轉向站在旁邊的一位衛生員說，“蘇菲亞同志，請你領柯莎葛娃同志去看看她的住處。”接着，他又轉臉望着柯莎葛娃：“明天早上八點鐘，我在醫院里等你。對不起，現在我得出診啦。”說完，乘上雪車走了。

二 第一天的工作

“介紹一下，新來的醫生，柯莎葛娃·丹娘·尼柯萊芙娜同志。我們醫院的同志，護士，淑拉。”老院長指着一個胖胖的姑娘對柯莎葛娃說。

淑拉聽到老院長介紹自己，連忙跑過來和柯莎葛娃熱烈地握手問好。

“紐拉！”一個瘦長的姑娘不等老院長介紹，跑過來拉着柯莎葛娃的手自我介紹着。

“這是依拉。”老院長指着另一個年青姑娘說。“這是我們的保姆，菲娘大嫂。這是我們的助產士，瑪爾宛娜。這是衛生員兼飼養員，蘇菲亞同志。”

柯莎葛娃連聲說：“好極啦！”一面熱烈地跟大家握手。

老院長介紹完了，便領着柯莎葛娃去參觀病房。迎面走來一位同志，攔住了老院長，向他回報跟區衛生科接洽紙張的事情，要求老院長親自和庫里克去交涉。

阿爾先也夫點了點頭，轉向柯莎葛娃：“好吧，介紹一下，這是我們的總務，保塔波夫同志。”

柯莎葛娃與保塔波夫寒暄了一下，就跟着老院長走向男病房去了。

這是一間相當寬敞、明淨的病房。房里擺着六個鋪位。老院

長一走進病房，病人們都親切地跟他打招呼。老院長也親切地向病人们問好，就像慈母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柯莎葛娃看到这情形，不由感到衷心欽佩。她一边走着，隨手在窗台上擦了一下。

“這兒的清潔程度還可以嗎？”老院長看着柯莎葛娃問。

“很干淨啊，院長同志。”

“是這樣嗎，還不錯吧？”老院長的嘴角上露出了微笑。這時，他又走向一個老病人的床邊，坐下和他親切地談起來。

“阿爾先也夫院長，我就是睡不着！”

“這樣還行嗎？我答應你們的主席把你的病治好，你可別讓我去人哪！”

“實在對不起，我就是睡不着。”病人帶着几分歉意說。

“不要緊，不要緊。我也常常睡不着的。”老院長安撫着病人，站起身來向前走去，一邊低聲囑咐紐拉：“要注意他的心臟。”說着，向老病人呶了一呶嘴。

出了男病房，老院長又領着柯莎葛娃走進手術室。這是一間不很大、然而十分整潔的房間。當中隔着一座屏風，屏風的後半部放着一張手術台，腳手架全部是銅質，并加着皮墊子。一架用具櫈和一張工作桌都是銅骨架的，很靈巧。柯莎葛娃對那具白銅架的藥櫃特別感覺興趣，那完全是玻璃板的，取藥很方便。屏風的前半部有一張雙人寫字台，上面擺着各種文具。寫字台靠牆的一邊整齊地排列着一列精裝書。

柯莎葛娃覺得在偏僻的鄉村里有這樣一個手術室，已經很不錯了。為什麼喬木金在這兒待不下去呢？她想到這裡便隨口向老院長問起喬木金在這兒工作的情形。

“你認識他？”老院長沒有答復柯莎葛娃的問話，却反問了一句。

柯莎葛娃點點頭，說是在區衛生科見過他。

提到喬木金，老院長似乎很生气。柯莎葛娃覺察到这一点，沒有再說下去，就跟着老院長走進了辦公室。

柯莎葛娃缺乏工作經驗，對鄉村醫院設備的簡陋，更是茫無所知。她在和老院長的談話中，了解了醫院里既沒有X光設備，又沒有化驗室，不免又是奇怪，又是焦慮，担心着無法工作。老院長針對她的這些顧慮，說：

“為什麼不能工作？我們有大腦，可以運用我們的知識和經驗。”

“把病情搞錯了可怎麼辦？”

“不能搞錯。一點也不許你搞錯。醫生的錯誤直接關係到病人的生死，因此，工作中是不允許出錯的。化驗室在離這兒三十里地的別洛夫

醫院就有。你請坐吧。”老院長的臉上已經有些不乐意的神色，但還是耐心地向她解釋着一切。

“要發生緊急情況怎麼辦呢？”柯莎葛娃微蹙着眉尖問。

“是這樣！……不能搞錯。一點也不許你搞錯。……”老院長說。

總之我是使你感到奇怪和失望。”老院長的滿布皺紋的臉，開始漲紅了，顯然他已經有些發怒。他略微停頓了一下，接着就半帶



喘着地說，“你……你還想問些什么？把意見都提出來吧。像莫斯科那樣的會診這兒也沒有，運送病人的急救汽車也沒有。……我，我太糊塗了，在這個醫院里呆了五十多年，以為搞出點什麼來了，自己真高興呢。可是，現在你們來了，真使我長了不少見識！從前有位喬木金，現在……現在我實在要感謝你們了。”

柯莎葛娃聽了老院長這一番話以後，心里有些惘然，覺得自己提問題並沒有什麼錯，他干嘛這樣生氣呢？她用懷疑的目光默默地望着老院長，好久不作聲。

老院長拿起桌上的茶瓶，在杯子里倒了半杯開水，舉到嘴邊，但沒有喝，仍舊放回桌上，用手拍拍自己的額角，轉身看了看柯莎葛娃，然後以比較和緩的聲調說：

“五十年前，我到這村子的時候，是今天這樣的情況嗎？那完全是一片荒涼。闊瘦瘦、闊虎列拉，現在你們光知道說缺少這個缺少那個，想坐享其成。這不行啊！年青人。一切需要自己去動手！我敢說……”老院長又有点激動起來，他重新举起杯子，喝了一口開水，掏出手帕揩一揩胡鬚，接着說：

“……同志，我看你連拔火罐子都不一定會。”

“對不起，您說什麼？”柯莎葛娃感到受了委屈，她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分辯著說，“火罐子我倒會拔，不過現在不是我的事。”

“不是你的事？我早就知道。我一點兒沒看錯你。……”老院長沉着臉，正想好好地教訓這個新來者几句，却給依拉的突然走來打斷了。原來診療所有急診病人，老院長就隨着依拉到診療所去了。

柯莎葛娃心里非常難過。她想不到老院長竟是這樣的難說話，鼻子一酸，眼眶不覺有些潤濕了。但她一想到這是懦弱的表現，再反省一下，自己也有些粗率，還沒摸透環境情況和別人的

脾气，怎么就能够随便挑剔呢？老院长的话多半是对的，自己来乡村的意愿，不是也说能克服一切困难的么。这时，一股新的勇气鼓舞着她离开了椅子，摸出手帕擦了一擦眼睛，便走出办公室往诊疗室去了。

候诊室两条长凳上坐满了人，看见柯莎葛娃走过，大家都向她投射着好奇的目光，互相嘁嘁喳喳地谈论着，猜测着柯莎葛娃的来历。

诊疗室里，阿尔先也夫老院长正在紧张地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施行急救手术。柯莎葛娃先走到第三诊疗室门口望了望，看到情形很平静，就直接走到第二诊疗室的桌边坐下，拿起桌上放着的病历卡看了看，就问坐在旁边的青年：

“斯特鲁柯夫同志，你的手怎么样？”

青年把因手痛而紧闭着眼睛略微张开，看见问话的是一位新来的大夫，不由呆了一呆，说：“嗯……痛得厉害，嘿！不要紧……不要紧……老院长呢？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回过头去问站在旁边的护士淑拉。

柯莎葛娃懂得病人的心理，知道他不信任自己，就用特别温和的语气说：“很痛吧，像针扎的一样，一阵紧一阵的，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！”病人听到医生说得对症，有些高兴起来，转脸看着医生，接着又摇摇头说：“工作不能做，觉也睡不好。”

淑拉已经把病人手上扎着的绷带解开。这时老院长和依拉已经处理好急诊走到第二诊疗室来，病人一见老院长，就像得了救星似的说：“老院长！给我再看看。”老院长戴上眼镜也朝着解开绷带的伤口望了一下，并用手指按了几下，回头问柯莎葛娃：

“怎么办？”

柯莎葛娃用一只手握紧病人的胳膊，用二个手指去按伤处，手还没有碰到，病人就叫起痛来了。

“得开刀，院長。”柯莎葛娃略一考慮，果斷地說。

“你这样看嗎？”老院長微笑着問。

“当然。何必叫他受罪呢！割开就好啦。”柯莎葛娃滿有把握地說。一面就站起來走向洗手處。

“那很好，你这样果断，我很佩服。……”老院長被柯莎葛娃認真對待工作的態度感動了，已經完全忘記早上的不愉快，他想她也許和乔木金不是同一類型的人。

“伊拉，局部麻醉。”柯莎葛娃吩咐站在自己旁邊的那個助手。

但是斯特魯柯夫聽說是剛來的女大夫給他開刀，就急壞了。他吓得全身發抖，懇求地望着老院長說：

“還是你給我看一看吧，阿爾先也夫院長，要不……我下次……再來開刀，可以嗎？”

老院長完全理解病人的心情，他拍拍病人的肩膀，安慰着說：

“不要緊，開了刀就好啦。”說完，就慢慢地踱向門診室去了。

“把頭別過去，不要看我。已經化膿啦，再不開刀，有得痛呢。不用怕……我還沒有動手呢。淑拉，拿手術刀來。”柯莎葛娃斷斷續續地像哄小孩子一樣地說着。但是病人一聽到鑷子、剪子碰撞的聲音就“哎呀！哎呀！”大喊起來，暈了過去。

“趕快拿阿摩尼亞水！”

老院長隨着柯莎葛娃緊張的喊聲又走了進來，看到柯莎葛娃還很鎮定，就在旁邊的椅子上坐下，翻着病歷卡高喊：

“外科第十二號巴拉諾娃。”

柯莎葛娃給吓暈過去的病人施行急救，關照淑拉先讓病人休息一會。洗過手，她就走到老院長的旁邊來，看見老院長正和一位農莊里的姑娘在說話：

“嗯，我的好姑娘！你怎麼帶着一條壞腿還各處瞎溜呢？”老

院長摸着姑娘的一条辮子笑着問。

“我的腿好多啦。除了上这儿來，我哪兒也沒有去过。”姑娘的兩手捧着腿，睁大着眼睛，掀起嘴巴說。

“那就好，坐下來說吧。”

“謝謝。”姑娘高興地坐了下來。

“病人不應該瞞大夫啊，就是瞞也瞞不住。昨天誰上拖拉機站去的啊？”老院長像責問兒女似的，又关心，又疼愛。

“我沒有去过，噢，是淑拉告訴你的吧？”姑娘忸怩着，头垂下去了，不好意思地搖着兩條長辮子。

“好啦，下次不可以。伊拉，把她的腿解開來。”

柯莎葛娃在旁看着，可真有些羨慕，老院長和病人簡直是一家人了。这时总务走來找院長，說是修爐子工人要問改裝爐子的計劃。老院長就站起來，把巴拉諾娃介紹給柯莎葛娃，讓她給病人診斷。

“不，我下次來看好了。”姑娘馬上把已經脫下來的一只毡靴再穿起來，想要走開。

柯莎葛娃看着老院長苦笑了一下，但還是忍耐着裝出很坦然的样子，把兩手按在姑娘的肩上，和善地說：

“好妹妹，我給你看一下，不會痛的。”

巴拉諾娃還是現出乞憐的样子懇求着老院長：

“院長同志，還是您給我看一看吧！”她說着又覺得有些難為情似地把臉轉向柯莎葛娃，医生同志，請您不要多心，我很希望院長親自給我看一看。我已經習慣啦，嗯……我这个人可太性急呀，一着急說不定也會像斯特魯柯夫一樣昏倒！大夫，您可別生气，我这个人有点神經質，嘻……嘻……您可別生我的氣呀！”她一面絮絮叨叨地訴說着，一面裝出不自然的笑容，又轉頭对着老院長說：“嘿，嘿，院長同志，又麻煩您，您去一忽兒再來